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疾病的希望/[德]德特勒夫森等著;贾维德 李健鸣译. -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9
ISBN 7-5313-2132-7

I. 疾… II. ①德… ②贾… ③李… III. - 医学心理学 IV. R39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32420 号

Krankheit als Weg

T. Dethlefsen

R. Dahlke

C. Bertelsmann Verlag GmbH, München 1983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214千字 印张:9 $\frac{3}{4}$ 插页:2

印数:1—7 000册

1999年9月第1版

1999年9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冯 丽

责任校对:张 华

封面设计:王复冈

ISBN 7-5313-2132-7/G·138 定价:16.00元

疾病的希望

[德] 托·德特勒夫森 吕·达尔克 著
贾维德 李健鸣 译



春风文艺出版社

前 言

这本书读起来并不会让人感到舒服，因为它不允许人们再把疾病作为借口，而无视自己尚未解决的心理问题。我们想要说明的是，病人并不是大自然某种缺陷的无辜牺牲品，相反，他就是肇事者。这样说的时侯，我们这里指的并不是人为因素造成的大自然中的有害物质、文明的进程、不健康的生活或者其它的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只是要强调生命的形而上学的层面。从这个角度看，症状就是心理冲突表现于身体的形式，并可以通过这些症状的象征意义来揭示病人的各种心理问题。

本书的第一部分说的是理论前提以及疾病的哲学。我们建议读者在看第二部分之前，一定要仔细认真地阅读第一部分，最好多读几遍。这本书可以看作是我的上一本书《命运即机遇》的续集或诠释。尽管我们努力使这本新书自成一统，但我们仍然把《命运即机遇》看作是读这本书的先决条件或补充，特别是当读者对理论部分感到难以理解的时候。

第二部分介绍了常见病症状的象征意义，同时把这些症状作为心理问题的表现形式加以解释。书后还附了一个症状索引，使读者在需要的时候能很快找到某种症状。但我们的

疾病的希望

初衷是要通过这些解释教会读者一种新的看问题的方法，这种方法能够使读者自己去解释症状并弄清它们的意义。

同时，我们也是利用疾病这个话题，来探讨许多世界观和神秘学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已经打破了疾病的狭小范围。这本书读起来并不难，但也不是那些不理解我们观点的人所认为的那样既简单又空洞无物。这本书并不是“学术性”著作，因为它放弃了学术研究所采取的那种谨小慎微的做法。这本书是为那些准备走出一条新路的人写的，这些人不愿再坐在路旁，靠那些无稽之谈来打发时间。那些把开悟作为人生目标的人是没有时间研究学术的，他们需要的是真知灼见。这本书肯定会遭到很多人的反对，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希望，这本书还是能够找到（很少或很多）的读者，他们会把这本书作为他们行路的指南。就是为了他们，我们才写了这本书。

作者

目 录

前 言

第一部分 理解疾病与治疗的理论前提..... 1

1. 疾病和症状 3
2. 对立与统一..... 15
3. 阴影..... 40
4. 善与恶..... 49
5. 人是生病了..... 62
6. 寻找原因..... 68
7. 查问的方式..... 80

第二部分 症状的诠释..... 101

1. 感染 103
2. 防御系统 119
3. 呼吸 125
4. 消化 139
5. 感觉器官 164
6. 头痛 175

疾病的希望

7. 皮肤	183
8. 肾	194
9. 性欲与妊娠	206
10. 心脏与循环	221
11. 运动器官与神经	231
12. 事故	249
13. 精神的症状	259
14. 癌（恶性肿瘤）	274
15. 艾滋病	285
16. 怎么办	294
人体部位和器官与心理的对应关系简要索引	305

第一部分

**理解疾病与
治疗的理论前提**

1

疾病和症状

人的理智无法理解真正的训谕，如果你们迷惑不解，欢迎你们与我讨论。

瑜伽大师《倡导家》

在我们这个时代，现代医学不断地在给那些惊讶不止的外行们展示新的产品，来证明它那几近神奇的能力和办法。但与此同时，对几乎是万能的现代医学抱有根本怀疑的人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人更相信既古老又现代的自然疗法或顺势疗法，而不是学院派医学的高科技。现代医学有许多方面值得批评，例如副作用、误诊、缺乏人性、价格昂贵等等；但比批评的内容更有意思的是批评本身的出现，因为这种批评不是在理智的分析后出现的，而是出自于一种朦胧的感觉。许多人觉得有什么东西不对劲，感觉到医学现在

正在走的路不可能达到预期的目标，尽管决心已定，或者说，恰恰是由于这种坚决的态度而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对现代医学的这种不满是许多人，包括许多年轻的医生所共有的。但当大家开始寻找新的替代方法时，又失去了这种一致性。一部分人认为出路在于使医学社会化，另一部分人则寄希望于用天然的和植物药材来取代化学药品。一部分人把研究地球的射线看做是所有问题的答案，而另一部分人把希望寄托在顺势疗法上。针灸大夫和病灶研究者要求把医学的眼光从身体的表层移到唯能的层面上来。如果把所有学院派之外的努力和方法总结一下，就可以把这种医学称之为整体医学。这种医学的目的是：除了要试验别的方法外，更要首先把完整的人看做是身心合一的整体。现在几乎人人都能看到，学院派的医学已经对整体的人不感兴趣了。高度专业化的分析是现代医学的基本思路，为了取得对细节的大量和精确的认识，必然会越来越丧失对作为整体的人的兴趣。

如果我们观察一下现代医学最令人振奋的讨论和发展的话，很快就会发现，这些讨论都局限于各种方法及其功能上，很少涉及到医学的理论和哲学。尽管现代医学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具体和实践的操作，但在这种操作过程中会自觉不自觉地反映出背后隐藏的哲学。现代医学失败的原因不在于它的方法，而在于它对世界整体的理解。现代医学的具体方法常常是默默地和毫无意识地建立在这一理解的基础上。现代医学的失败在于其本身的哲学，更准确地说，是因为缺乏一个哲学。迄今为止，医学的行为一直是由其功能性和有效性作为判断的基础，正因为现代医学缺少包括所有内容的哲

学层面，所以就会招致批评，被指责为“不人道”。尽管这种“不人道”的现象是反映在许多具体的、极端的情况中，但这个问题并不能通过进一步改变其功能而得到解决。许多症状表明，医学本身也得了病。而且同其他的病人一样，也是不能用头痛治头、脚痛治脚的方法。遗憾的是，批评现代医学的大多数人又自然而然地接受了现代医学的世界观和目标，并把他们的全部精力仅仅放在改变形式（方法）上。在这本书里，我们想对疾病和治愈的问题进行新的探讨。但我们决不会使用习惯的、流传下来的，被众人认为是不可推翻的基本价值观念。这种态度当然会使我们的工作变得困难和危险，因为我们不可避免地会对一些大家都忌讳的范畴也提出质问。我们非常清楚，我们跨出的这一步，绝不会是现代医学要走的下一步。我们通过我们的观察一下子跨越了好几步，这几步本是现代医学该走的，只有深刻地理解了这几步的意义，才能领会本书的基本观点。因此我们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参与医学的发展，而是面向那些人——这些人的认识已经远远超出医学的（有点缓慢的）发展。

功能的变化过程本身从来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一个事件的意义来自于对这一事件的解释，是解释使我们了解了意义。例如，一个玻璃管里的水银柱的上升，如果孤立来看，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只有当我们把这个过程解释为是显示温度的变化时，它才有了意义。如果人们停止对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事件和他们自己的命运变化做出解释，他们的存在就会陷入无意义的状态。但为了能对某种东西做出解释，就需要一个参照依据，这个参照依据不能同所要解释的东西处于

同一层面。这就是说，只有借助一个形而上学的参照依据，我们才能解释这个物质和形式的世界的各种过程。只有当形式的可见世界“变成比喻”（歌德语）时，才会对人产生意义。正如字母和数字是一个隐藏在后面的思想的有形的载体，所有能见的东西，所有具体和功能性的东西也仅仅是一种思想的表现，因而也是通往不可见事物的桥梁。我们也可以把这两个范畴简化成形式和内容。内容表现形式，形式因此而有了意义。那些不传导思想和意义的文字，对我们来说是没有价值和空洞的。即使对文字进行最精确的分析也不能改变这一事实。这种关系在艺术中尤为清楚，每一个人都能理解。一幅油画的价值并不在于画布和颜料的质量，相反，这幅画的物质组成部分仅仅是艺术家内心思考的一种载体。画布和颜料使那些不可见的东西变得可见，因此是一个形而上内容的物质表现。

上面这些简单的例子，是试图架起一个理解的桥梁，帮助读者了解这本书在对疾病和治愈进行解释性的观察时所用的方法。这样我们就十分明显和有目的地离开了科学医学，因为我们的出发点是完全不同的，而这样做的结果是，科学的论据或批评也不可能击中我们的研究方式。我们之所以故意离开科学的范畴，是因为这一范畴仅限于功能性这个层面，不能传导意义。我们的对象并不是那些彻头彻尾的理性主义和唯物主义者，而是那些人——他们准备追随人的意识中那些崎岖的、并非永远是逻辑的小道。要完成这样一次穿越人灵魂的旅行，形象的思考、想象、联想、讽刺和对语言背景的感悟力，是很好的辅助手段。尤其要求有承受悖论和

矛盾的心理能力，而不是通过消灭一个极端来得到明确的答案。

医学总说人有各种各样的病，从老百姓的嘴里也能听到这样的话。这种语言上的不严谨清楚地表明了人们对疾病这个概念的普遍误解。疾病是一个只能用单数的词。这个词的复数就和健康这个词的复数一样是毫无意义的。疾病和健康都是单数概念，它们涉及到的是人的状况，而不是像现代语言中理解的是涉及到人体的器官和人体部分。人的躯体既不病也不健康，因为人体反映出来的仅仅是意识的信息。人体本身不会改变，每一个观察过尸体的人都会相信这一点。一个活人的身体之所以起作用要归功于两个无形的主管，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我们把这两个主管称之为意识（灵魂）和生命（精神）。意识制造信息，并在身体转换成可见东西显示出来。意识同身体的关系就如同广播节目和收音机的关系。正因为意识是一种无形的、独立的东西，所以很显然它既不是身体的产物，也同身体的存在无关。

一个生命体的身体内部发生什么情况都是一个相应信息的表现或是一个相应画面（画面这个词在希腊文里相当于“思想”这个概念）的浓缩。如果脉搏和心脏符合一个特定的节奏，体温保持恒定，腺体分泌荷尔蒙或者抗原生成，那么这些功能都不能从物质的角度出发得到解释，而全部取决于一个相应的信息，这个信息的出发点就是意识。如果身体的不同功能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同时起作用，就会产生一种模式，我们会感觉到这种模式是和谐的，所以也就把它称之为健康。如果一种功能脱离轨道，那么它多多少少会危及整个

和谐，我们就把它称之为疾病。

这就是说疾病意味着离开一种和谐，或对一种一直是平衡的状态提出疑问（我们在后面会看到，疾病实际上是建立一种平衡）。但和谐的破坏在意识里是出现在信息这个层面并仅仅表现在身体上。这样身体就是意识的表现和实现层面，意识中的所有过程 and 变化都在这里表现出来。正如整个物质世界仅仅是舞台，是体现最初的画面的舞台，因而成为比喻，同样人的身体也是表现意识画面的舞台。所以如果一个人在意识中陷入不平衡，这一点就会在身体上以症状的形式表现出来，既可以看到又可以被感觉到。因此如果我们说身体病了，就容易引起误解，只有人是可以生病的，当然这种病的过程又是以症状的形式表现在身体上的。（在演出一个悲剧的时候，舞台本身并不令人悲伤，令人悲伤的是这个戏！）

症状是各式各样的，但所有的症状都是同一个过程的表现，我们把这个过程称之为疾病，这个过程也永远是在一个人的意识中出现的。正如身体没有意识不能生存，身体若没有意识也不会“生病”。在这里我们也想说明一下，我们不接受今天十分普遍的把疾病分成肉体的、身心的、心理的和精神的这种做法。这样的一种分类更适合阻止人们去理解疾病，而不是帮助人们去理解疾病。

我们的观察方式类似身心模式，但区别在于我们把这种方式用于观察所有的症状，不允许有例外。把“身体”和“心理”分开的做法最多只能用来显示症状是出现在哪一方面，而不能用来确定疾病的部位。流传下来的精神病的概念

是很容易引起误解的，因为精神是永远不会生病的——这类疾病更多的是指一些在心理层面上出现的症状，即人的意识上出现的症状。所以我们在这里就要试图提出一个疾病的统一的图像，在这个图像中，“身体”和“心理”的划分仅仅是要强调症状的主要表现层面，即是身体还是心理。

由于我们在概念上已经区分了疾病（意识层面）和症状（身体层面），所以我们对疾病的观察必然会从我们熟悉的对身体变化的分析转移到今天还不是很普遍的或很习惯的对心理层面进行观察。因此我们的所作所为特别像一个评论家，这个评论家不是通过分析和改变布景、道具和演员的表演来改变一部坏作品，而是直接观察这个戏本身。

如果一个人的身体内部出现了一个症状，那么这个症状（或多或少）就会引起注意，从而常常会突然打断习惯的生活规律。一个症状是一个引起关注、兴趣和注意力的信号，于是就会对通常的生活节奏提出疑问。症状强迫我们去重视它，不管我们愿意与否。我们把这种来自外部的中断看做是一种干扰，而我们的目的也只是要排除干扰源。人们不愿受到干扰——所以就开始了克服症状的斗争。斗争也是一种劳动和投入，所以症状总能使我们为它而忙碌。

自希波克拉底^①（本书注释匀为译者注，不再标示）以来，学院派的医学总是试图劝说病人相信，一个症状或多或少是偶然的事件，其原因应在功能性的过程中寻找，所以人们努力地去研究这些功能性的过程。学院派的医学总是避免

^① 希波克拉底是古希腊医师，生活在公元前5—公元前4世纪，被认为是西方医学奠基人。

解释症状，这样我们就无法知道症状和疾病的真实含义。于是信号也就失去了原有的作用——症状变成了毫无意义的信号。

为了说得更明白些，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一辆汽车的仪表盘上有许多监测灯，只有汽车的某些重要的功能不正常，那些灯才会亮。如果开车的途中，一个灯亮起来的话，我们当然不会感到高兴。这一信号要求我们停下车来。尽管我们内心会很不安，但如果去对这个灯生气的话，那就太愚蠢了。毕竟这个灯报告了在我们“看不见”的部位出了毛病。所以我们把亮灯看做是一个找修理工的信号，想通过他的干预使这个灯不再亮，以便继续往前开。但如果修理工只是把这个灯的灯泡摘下来，我们会十分生气。尽管灯是不会亮了，但他用的方法表面化了。我们认为更有意义的做法是让亮灯这件事成为多余，而不是摘下灯泡。为此就得把目光从灯那里移开，对准隐藏在后面的范围，去找到有什么东西不正常。灯亮起来只是为了提醒我们，让我们问个为什么。

这个例子中的监测灯就相当于我们话题里的症状。我们的身体上的症状是一个不可见过程的显示，并通过其信号功能来中断我们的行程，提醒我们有什么东西不正常，并让我们去问个究竟。如果对症状生气，同样也很愚蠢，如果用不让症状显示的做法来排除它的话，就是荒诞了。我们不能阻止症状，而要把症状变成是多余的。为此我们必须把目光从症状那里移开，往更深的地方看，我们要学会去理解症状究竟要告诉我们什么。

而学院派的医学就是缺乏走这样一步的能力。现代医学

完全被症状所吸引，总是把症状和疾病等同起来，也就是说，不能把形式和内容分开来。为了治疗器官和人体的局部，花费很大的力气和技术，却从来没有治疗过那个生病的人。医生们追求的是有朝一日能阻止所有症状的出现，却从来不问一下这种做法是否可能，是否有意义。令人吃惊的是，现实很难冷却对这一目标的狂热追求。自从所谓的现代医学出现以来，可以肯定，病人的总数并没有减少过百分之一。病人和过去一样的多，只是症状发生了变化。可有的人试图通过统计数字来掩盖这个能发人深省的事实，这些统计数字只牵涉到一定的病症群。例如有人高唱战胜传染病的凯歌，却一字不提同时哪些症状越来越突出和频繁了。

只有当人们不去观察症状，而是观察“疾病本身”，才会得出诚实的结论，疾病本身从来没有减少过，而且将来肯定也不会减少。生病同死亡一样深深地扎根在人的存在中，是不可能通过一些无伤大雅的、功能性的雕虫小技从世界上消除的。如果我们能理解疾病和死亡的力量和尊严，就能看到，我们想凭借自己的力量战胜疾病和死亡的努力是多么的可笑。为了不看到这一点，人们总是把疾病和死亡降低为一种功能，这样人就能继续相信自己的能量和全权。

我们再总结一下：疾病是人的一种状态，它暗示着人意识里的不正常、不和谐。内心平衡的失去表现在身体上就是症状。这就是说，症状是信号和信息的载体，它的出现中断了我们生活一如既往的流程，并强迫我们去重视症状。症状提醒我们，我们这些人，作为有灵魂的生命，是生病了，也就是说我们失去了内心力量的平衡。症状告诉我们，我们缺